

早日完成23條立法 鞏固法治提升營商環境

議事論事

陳鋒

特區政府即將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工作，這是香港特區履行憲制責任的必要且迫切之舉。事實上，早日完成23條立法，不僅無損香港的獨特地位，而且在築牢國家安全防線、鞏固法治基礎、維護社會穩定的情況下，營商環境只會不斷得到維護，香港國際化優勢和國際競爭力也將得到更大的提升。全世界的投資者將能在一個更安全、穩定、更有活力的香港，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。

自23條立法提上議事日程後，社會絕大多數市民均抱以支持態度，但也有一些人憂慮，例如認為23條立法後將「損害香港「內通外聯」優勢」、「香港國安防線太緊、營商環境會受打擊」等等。

其實，一個地區的營商環境是多是壞，取決於多個因素，包括政府效率、稅收政策、開放程度等，但這些因素都建基於一個前提，即政治和社會能否保持穩定。如

果一個城市再開放、再多元，但法治不彰，社會動盪且隨時有可能爆發騷亂，又如何能「留得住」投資者、稱得上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？

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、最開放、最公平的經濟體，在260多個國際協議和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中擁有成員地位，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具備的獨特優勢。只要不抱任何偏見，實事求是地講，香港營商環境仍然是全世界No.1。香港自由開放和優良的營商環境，不是哪一個組織、哪一個國家賞賜的，而是舉世公認的。

回歸二十多年來，香港營商環境一直處在不斷上升的階段，但2019年的黑色暴亂嚴重破壞了這個趨勢。當時香港街頭火光沖天，暴徒肆意踐踏法治，機場遭癱瘓、出行擔驚受怕，如何能展開正常的經營？事實上，國家安全防線得不到鞏固，一切發展都從無談起。中央及時果斷為香港制定國安法，從根本上遏止了香港亂象，推

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。

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，儘管反中亂港勢力極力唱衰香港、大肆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聲譽，鼓勵在港企業撤離，極力攻擊香港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地位，但客觀數字有力作了駁斥。雖然受疫情等嚴重影響，一些企業將公司短暫遷至其他地區，但2023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達9039間，回復至疫情前的高水平。

未雨綢繆完善法治增強信心

不僅如此，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（引進辦）自去年12月成立至今已吸引超過30間重點企業落戶香港，當中包括香港首個由全球前十大藥企建立的研發中心、全球領先的新能源創新科技公司等。這些企業未來數年預計會在香港合共投資超過300億元。這些數字都說明一個事實，香港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，不僅沒有影響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，反而進

一步提升了香港的競爭優勢。

國安法對於維護香港發展、鞏固法治的作用顯而易見。但國安法並未完全涵蓋基本法23條所規定要打擊的罪行，早日完成立法，既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，更是維護香港發展，進一步鞏固法治基礎的必須和迫切之舉。

23條立法對香港營商環境到底有何影響，投資者最有說服力。香港德國商會會長Johannes Hack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時表示，23條立法不會影響商業公司的正常運作。「商會、我工作的企業、我們會員全部都是從商的，不會做任何違反國安法或23條的事，所以這法例不會有直接影響。」他並表示，國際如何理解基本法第23條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若特區政府能清晰界定條例所涉及的罪行，商會會更易解說，又表示樂意向特區政府分享外國商會的意見。

投資者注重的是發展的空間和前景，外國投資者更看重的是穩定的營商環境及

發展的可預期性，香港德國商會會長的一番觀點，已說明了23條立法絕非反中亂港勢力所恐嚇的那樣「洪水猛獸」，而是和國安法一道保障他們發展利益的「守護神」。

事實上，隨着地緣政治日趨緊張，香港絕非「割裂於世界」，美西方反華勢力沒有放棄打「以港遏華」的牌，未來極有可能出現新的亂港行動，因此，早作準備，早築防線，就是對投資者的最大保障。正如香港多個商會所指出的，現實需要而言，香港必須健全國家安全法框架以維護發展環境。商會將積極與國際夥伴溝通，向他們解釋有必要立法保障海內外企業權益，以及確保營商環境穩定。

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，全球投資者「真金白銀」的持續流入，正是國際社會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對香港未來投下的信任票。23條立法將與國安法一道，共同形成鞏固提升香港法治、維護穩定發展環境的關鍵一步。

移英港人面對的殘酷現實

新聞背後

梅若林

香港最近一連數日氣溫急跌，英國也不例外，受北極寒流影響，當地溫度一度跌穿零下，但英國卻有超過300萬戶家庭無力負擔暖氣費用，當中也包括不少移英港人。從英國政府單方面改變BNO政策近4年以來，由最初天亂墜說到「人間天堂」一般，現在卻有越來越多港人發現自己「中伏」，不只寒冬用不起暖氣，原本高薪厚職的專業人士為求謀生，也要「自降身價」變成基層勞工，面對着高企的物價樓價，還伴隨着各種歧視和語言隔閡，這哪是什麼「天堂」？由始至終都只是英國政府精心打造的騙局而已！

猶記得2020年英國宣布允許BNO持有人申請居留權後，不少亂港分子和外媒隨即開始大肆「吹捧」，彷彿在英國正有美好的生活在等待他們，就算一開始生活成本稍微貴一點，只要待夠6年，就可以享受到「一等公民」的待遇。

6年時間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但現在看來，要捱滿6年可謂比想像中更艱難。原本眾人所想的移民難處，大抵也不過是生活成本、語言溝通之類，殊不知現實中竟會到了連「生存」也難以保障的地步。

隨着時間，一些移英港人的社交群組上，宣洩各種不滿的帖文變成越來越多。比如近來的英國寒冬，便有人發帖表示可以燒柴取暖，甚至有人說在英國當地天氣又凍又濕，令自己「咳到抽痛、肺癆」。這是先進國家應有的生活水平嗎？不知道的人可能還以為這些港人是去了第三世界國家。

而即使是原先可以算計到的成本問題，也比想像中的更困難。去年11

月便有英國智庫組織發表調查，訪問了2千多名移英港人，其中四成受訪者表示財務穩定性已經惡化，有一成甚至表示「嚴重惡化」，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遠高於預期。

從近日有外媒訪問一名在英港人貨櫃車司機的報道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報道中，該名貨櫃車司機稱近年有許多移英港人向他查詢行業的相關資訊，其中包括了完全沒有相關經驗，甚至在香港時擔任高薪厚職的人，例如老師、會計、紀律部隊等等。

低薪就業難飽受歧視

雖然報道的調子一副樂觀口吻，說只要移英港人正面地看待有關行業，不要帶着固有思維，跳出原有的思想框架放開自己，便能夠愉快地追求新的理想事業。但真正能做到這樣子的有多少人？要是真可以選擇的話，這些以前高薪厚職慣了的人，有多少會願意從零開始由一名貨櫃車司機做起？而選擇了做英國貨櫃車司機的人，又有多少是自願，而不是為生活所逼？

數據最騙不了人，有關調查中，2千多名移英港人受訪者有6%持碩士或博士學位、23%持有研究生學位，惟在65歲及以下的受訪者中，只有約52%人成功找到工作，但即使有工返，仍有47%人表示工作與技能和經驗不相配，近四分之一人滿意薪酬，20%受訪者表示工作過度。

港人在英薪酬下降的例子可謂數不勝數，例如有媒體報道一名香港教師在港年收入達到6萬英鎊，但在英國餐廳只能當普通侍應，年收入大減三分二剩2.1萬英鎊，幾乎是英國最低工資水平；另有香港跨國金融公司人力資源總監，卻「大材小用」地

在英國一家社會企業公司任職管理員，收入更只有在香港工資的七分一。

生活成本比想像中高，還要找不到合適工作，就好比屋漏偏逢連夜雨，這種情況下的生活水平也就可想而知。而更諷刺的是，由於起初一些人瘋狂「吹奏」英國有多麼好，連帶拉高了熱門港人落腳地的樓價，如曼徹斯特升幅一度超過兩位數，英國市區平均價格亦達到逾20萬英鎊。

這不只對移英港人構成困擾，對於英國當地居民而言，不滿也在逐漸升溫。早前有報道指，部分較為「富貴」的港人在英國買樓自住後，還會再另買兩三間作放租用途，變相助長了部分地方樓價攀升，周圍提價搶樓。

英國承諾無一兌現

去年12月，英國政府就提出了一連串針對移民的「加辣」措施，包括提高了工作簽證發放的最低收入要求、取消醫護護欄家屬移民等等，首相蘇納克甚至直白地說：「假如你不能為英國作出貢獻，就不要來了。」明顯是要趕絕中基層的移民。

英國政府起初宣傳BNO政策時，強調的是「無條件支持港人」：不設人數限制、毋須技術移民考核、不設財務門檻、不設最低收入要求，不需入境前找到工作，還可以攜帶非BNO直系親屬一同赴英。但到了現在，曾經的「無條件」已經變成「太多條件」，即使英國政府沒有明說，但沒有一定的收入條件、工作技能、財務情況，光靠一紙BNO怎足夠在英國謀生？更不要說英國政府現時針對移民，還要求提供無犯罪紀錄等證明，這又等於是自打嘴巴，自揭BNO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的「幫助港人」；而是又一項當港人是「水魚」的斂財大計。

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



議論風生

胡劍江

第17屆亞洲金融論壇日前在港舉行，吸引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000位環球業界精英參加，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巨大活力和強勁吸引力，即使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下，香港穩健的金融體系依然得到投資者的垂青，仍是全球理想的投資地。同時，人民銀行和金管局宣布推出「三聯通、三便利」的新措施，促進兩地進一步互通，更好地滿足國際投資者對內地債券市場的流動性管理需求，有利於香港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作用，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、金融高質量發展作積極貢獻。

中央撐港政策不斷出台

六項新措施包括：「債券通」項下債券納入金管局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的合格抵押品；發布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的實施細則，便利深港企業跨國融資；擴大深港跨境徵信合作試點範圍，便利深港企業跨境融資等。新措施釋出清晰信號，就是要深化兩地金融合作，推動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。香港在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，以至投資者的獨特功能將得到進一步的增強，有助吸納全球資本和拓展業務。

新措施回應了兩地居民和企業對跨境金融服務的需求，為兩地居民跨境零售消費提供創新的支付服務，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，並通過跨境徵信合作，為兩地企業跨境融資提供更便捷的服務。顯示國家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，支持進一步深化兩地金融合作，有利香港搞活金融市場，進一步穩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

新措施推動內地債券成為本港合格抵押品，讓國際投資者透過「債券通」買入內地債券後，可以在本港抵押套現，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流動性，有利於香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

用；同時完善了現有的跨境理財通機制，加強了

香港作為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「超級聯繫人」「超級增值人」角色，有助國家金融市場持續有序擴大對外開放，為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、服務金融高質量發展作出積極貢獻。

據統計，過去一年本港的存款額增加了5%，約2500億元資金經「南向通」流入本港股票市場，資金繼續處於「淨流入」狀態。去年香港上市公司的總市值達到4萬億美元，過去7年一直是亞洲基礎實體國際債券發行的最大中心，管理接近4萬億美元資產。

這些數據都顯示出，香港金融根基穩固，「一國兩制」及其帶來的機遇，確保香港金融業在面臨嚴峻挑戰下，仍能蓬勃發展，成為吸引海外資本市場交易和企業金融活動的最佳選擇。習近平主席早前深刻闡釋金融強國的豐富內涵，當中提到需要一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正是重要一環，如何建設「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」？就是不斷增加其金融質量，不斷加強開放，強化競爭優勢，意味中央將會繼續支持、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，各項支持措施，深化互聯互通的措施，人民幣業務將會持續強化，這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底氣所在。

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亞洲金融論壇致辭時表示，香港特區將繼續成為國家的領先金融中心及國際的金融中心，「一國兩制」及其帶來的機遇，確保香港的金融業在面對嚴峻挑戰下，仍能蓬勃發展，香港可以為亞洲及全球公司創造機遇。此次推出的六項金融新措施，正是「一國兩制」制度確保香港金融業克服挑戰、蓬勃發展的生動例證，再次顯示在中央全力支持下，兩地持續透過制度創新，促進兩地制度、市場對接，尤其發展香港金融業的獨特優勢、服務國家發展所需，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筆者認為，香港當前最重要是堅定信心，積極進取，用好中央支持，在保持穩定和有韌性的金融基礎上，以更多金融盛事和金融開拓，持續提升自身綜合實力和全球影響力，助力國家金融強國建設，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與優勢更為凸顯，爭取更多更廣闊的空間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執委

「特朗普主義」恐慌何以瀰漫西方？

國際關係

軒轅靖

共和黨初選，前總統特朗普連下兩城，贏得艾奧瓦州和新罕布爾州兩場黨內初選勝利。這意味着，特朗普被共和黨最終提名的概率增長，2024年大選或重現拜登和特朗普「老人對決」格局。

從兩場初選的情況看，德桑蒂斯也好，黑利也罷，似乎都難以阻擋特朗普前進的步伐。德桑蒂斯已退出初選，並轉而支持特朗普。黑利雖然宣示繼續「戰鬥」，強調「不是競賽終點」，從美國政治慣例看，特朗普拿下艾、新兩個關鍵州，特朗普的初選前景遠比黑利樂觀得多。

目前，特朗普以62.2%的支持率遠大於黑利25%。下一場初選是黑利的出生地且當過兩屆州長的南卡羅來納州，因此也成為黑利的「生死盤」。不過，黑利之所以堅持到底，因為是共和黨的「保險項」，畢竟特朗普身負91項重罪指控，特朗普能否走到最後還有懸念。此外，即使黑利最終敗下陣來，也為其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聲望。黑利只有52歲，即使下屆大選，56歲的黑利也屬於當打之年。而美國人已經厭

倦了老人執政——反對拜登和特朗普競選總統的民意分別為56%、54%。

不過，特朗普在兩大關鍵州初選中大獲勝出，還是讓西方世界感到了「特朗普主義」回歸的不安和恐慌。「特朗普主義」曾給世界留下難以擺脫的夢魘。「特朗普主義」的核心是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，目的是「美國優先」，手段是「單邊主義」「孤立主義」。所以，特朗普執政4年，不斷「退群」。「特朗普主義」不僅對中國進行貿易戰、科技戰，而且也將關稅壁壘引向盟友圈。

歐盟憂慮再遭美拋棄

更重要的是，美國對大西洋盟友和亞太盟友採取的是安保詭詐政策，要求盟友增加安保份額，以減少美國安保開支。總之，美國的東西方盟友受夠了「特朗普主義」，不希望特朗普捲土重來。否則，美國的東西方盟友又將陷入新的恐慌中。

畢竟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特朗普時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。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留下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外溢兩個爛攤子，

尤其是歐洲國家全力配合美國制裁俄羅斯支持烏克蘭。目前，總統拜登可用的援烏資金已經用完，美國無力提供更多軍援。若特朗普上台，無論基於「美國優先」立場還是特朗普對俄羅斯的態度，都不會繼續再管烏克蘭這個「銷金窟」。

特朗普之前已經放話，若他是總統，俄烏衝突可在24小時內解決。對此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悲憤而言：「如果特朗普公開談論此事（24小時解決俄烏衝突），那就有點嚇人了。當然，沒有美國的支持和幫助，我們無法生存。」

最難堪的還是歐洲國家，美國將歐洲國家拖進俄烏衝突，不僅付出了數百億歐元的金援和軍援，而且面臨着俄烏衝突火蔓延至歐洲的危機，更承擔隨美國全面制裁俄羅斯付出的經濟代價。如果特朗普上台，丟下俄烏衝突爛攤子，歐洲國家將不得不獨立面對。美國搞事，歐洲買單，將成為現實。

正因為如此，不久前在達沃斯論壇年會上，特朗普成為全球尤其是歐洲政商精英談論的焦點，整個會場瀰漫着不安的氣

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特朗普2020年曾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過，「如果歐洲受到攻擊，我們絕不會幫助你們、支持你們」。這也意味着，歐洲對特朗普的捲土重來最為擔心憂懼。

巴以衝突已經外溢為紅海航路危機。這次歐洲國家並未完全站在美國這邊。不過，如果特朗普上台，美國會堅決支持以色列。如此以來，中東局勢會更加混亂，難免由此誘發危機和恐怖主義，會給歐洲帶來新劫難。法國總統馬克龍對特朗普有可能重回白宮，表示接受美國選舉的「任何人」，但同時強調「歐洲戰略自主」，比利時首相也強調歐洲「獨立自主」。

歐洲在擔憂特朗普重來的時候，也嘗試和特朗普進行接觸。東亞的日本和韓國，也在和特朗普團隊進行私下溝通。畢竟，對這兩個東亞盟友，特朗普曾經進行過安保詭詐。當前，半島局勢又陷危機中，考慮到特朗普曾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晤，特朗普或利用半島危機對日韓進行安保詭詐，這符合特朗普「美國優先」的立場。

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毫不諱言，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「將是倒退」。當然，也有捧特朗普臭腳的西方政客，如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就稱特朗普當選為「世界所需」。

「單邊主義」走入死胡同

特朗普雖然只是勝了兩場初選，而且還身負91項重罪刑罰，但世界已經警覺，西方世界也開始恐慌，凸顯特朗普「單邊主義」「孤立主義」的不得人心，當然也折射美國嚴重的政治極化和「美式民主」的弊端。畢竟，雖然拜登本人昏庸老邁，但是美國經濟表現不錯，尤其是消費充滿活力。

對中國而言，無論拜登連任還是特朗普當選，都將中國視為第一競爭對手。拜登時代更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政策，對華科技戰更是持續加碼，演化為「脫鉤」式對華去風險。然而，中國不僅經受了特朗普時期粗暴對華的壓力，也不吃拜登政府組團對華施壓的「這一套」。

國際關係學者